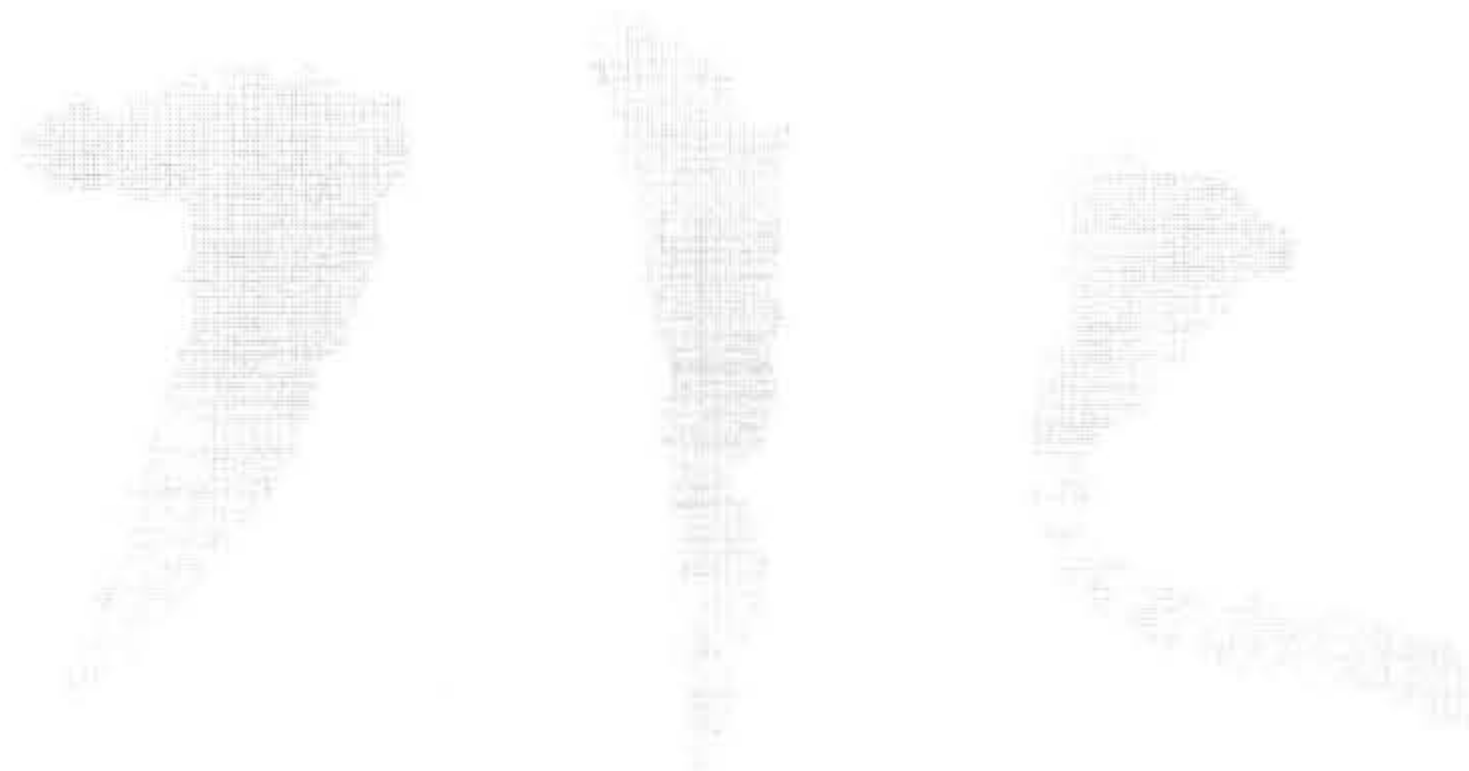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水利不是政治必修課

如今，解嚴已過十年，台灣為政治抗爭筋疲力盡，回頭一看河川景色竟已成了滿目瘡痍。「台灣獨立」、「一中一台」、「一中兩國」的辯論已經止息，不能老是在談國家定位的問題，應該好好關心我們活著的這塊土地，否則：「國在山河破」又有什麼用？

台灣水利，一直是當今政治上的一個冷門話題，這裡面充滿太多政治人物的計算。

政治人物會這麼計算：「交通做不好，每天罵兩次，一年就罵七百多次；但水利沒做好，一年刮幾個颱風，最多只罵兩三次」。政治人物還會這麼想：「一個政治家壽命能有多長？一任四年，如果四年內不缺水、不淹水，根本可以不必去碰水利這種看不見治績的工作。」這些政治人



物在心裡盤算著：「做一個水庫要十年，誰知道十年後自己在那裡？」

## 何必做兩百年？

向來，洪水的噩夢只是電影中驚心動魄的畫面，誰會想到這些場景會在前年的賀伯颱風中成為真實鏡頭？但是，葛洛禮颱風在民國五十二年時入侵台北，等到民國八十五年的賀伯颱風，人們才看到第二次的大颱風。可以說，一個在民國五十二年出生的人，在他三十三歲以前，根本不知道淹水有多麼可怕。

因為這樣，所以當大台北防洪工程決定採用兩百年洪水頻率為設計標準時，還受到批評，有人罵：「書呆子，我在台北市長這麼大，只有淹過兩次水，何必做兩百年？」

尤其，台灣水利的天然環境卻是極其不利。一百多年來，台灣共經歷了三百五十次颱風，幾乎每一年都會有三次左右的颱風過境，如果再加上豪雨則次數更多。然而，同樣是災難，民眾會覺得火災很可怕，但是對於水災卻忘得很快。

根據統計後發現，台灣平均每年因水災受損的房屋有二千件，損失金額約有一百二十八億，這樣的損失是火災的四點六倍，是一個很大的數字，但卻長期受到大家嚴重的忽略。

所以政治人物也會這麼想：「就算倒楣遇上了，反正選民是健忘的，等到衝擊一過，還不是忘得一乾二淨？」

難怪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在一次的全國水利會議上就說到，一個相同的水問題，在他離任經濟部長十幾年後，竟然仍被拿出來探討，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議。

## 有誰在乎水？

事實上水是一種慢性病，會不會真的出問題還得看天公是否作美。在中國官場上，專門搞水的人前途卻未必看好，如果後面跟著來的人不願接續關心，等於是前功盡棄。

五〇年代的台灣，關心水的政務官還挺多的，像李國鼎、孫運璿、費驊、董文琦等幾個部長、院長、政務委員等官員，可以說都是搞水的，對水問題都非常關心。他們雖然不是水利出身，但都了解水的重要性，對水的需求性也相當了解。

可是現在這批人都已下台，目前的政府官員走的是財經與政治取向，為官之道講求的是站對邊、跟對人，有誰在乎水？中央如此，地方上也是同樣心態。對一縣之長來說，一個地方的水沒搞好，縣長還是可以照做。

很多縣市首長窮怕了，他們想：「我如果有經費，不會去做水利。」這些縣長認為他們第一個要做的是修馬路、鋪柏油、裝路燈，不但效果馬上看得到，而且天天都用得上。以此來看，水能不被忘記已經值得慶幸了，要談特別關心更不容易。

台灣官場上上下下沒有人看得上水利工作，任何單位都不想多管，以致水利長期受到輕忽，

因而形成水利工作遭到嚴重切割的後果。一條河川，如果縱的切，最上面的就切給林務局、中間的切給水土保持局、下面的就切給水利處。如果橫切，台灣河川大的就歸水利處，小的就歸縣市政府。

但是水的問題根本就切不乾淨，最後弄得權責不清，水事不寧。

## 國在山河破

過去是威權政治，中央不想管的就交給省；省只管自己想管的部分，不想管的再交給縣市政府；縣市政府沒錢、沒人當然管不好，再推給鄉鎮公所就是了。至於鄉鎮長心想，我是位低權輕，反正做不好再反映給上級長官就是了。

老百姓的情形更嚴重。很多人嘴巴說愛台灣，卻一直在台灣山坡地上種檳榔、在高海拔的深山內種高山茶，讓水土保持受到嚴重破壞；台灣西南部出現嚴重的地層下陷、國土流失，但漁業養殖面積始終有增無減；畜牧養豬業以六倍人糞的糞便量造成嚴重的畜牧廢水問題，在已設置廢水處理設備後，卻還是有業者偷偷排放大量污染給河川。

部分老百姓累積了財富，國家卻付出慘痛的損失！這種愛台灣的方式太可笑，只是台灣的山坡、土地、河川都不會流淚抗議，但卻藉著一寸寸土壤流失、國土消失、河川不再清澈來呈現受傷害的一面；還有的是看不見的地下水流動，它們被污染、壓縮與抽離，數百萬年的水文生態在

幾十年間遭到嚴重的破壞，這是後代子孫賴以活命的水資源，卻也在未誕生前就被耗盡。

然而，政治人物看不上這些問題，因為檳榔業者、養殖業者、畜牧業者都是票票超值的選票。

如今，解嚴已過十年，台灣為政治抗爭筋疲力盡，回頭一看河川景色竟已成了滿目瘡痍。「台灣獨立」、「一中一台」、「一中兩國」的辯論已經止息，不能老是在談國家定位的問題，應該好好關心我們活著的這塊土地，否則：「『國在山河破』又有什麼用？」